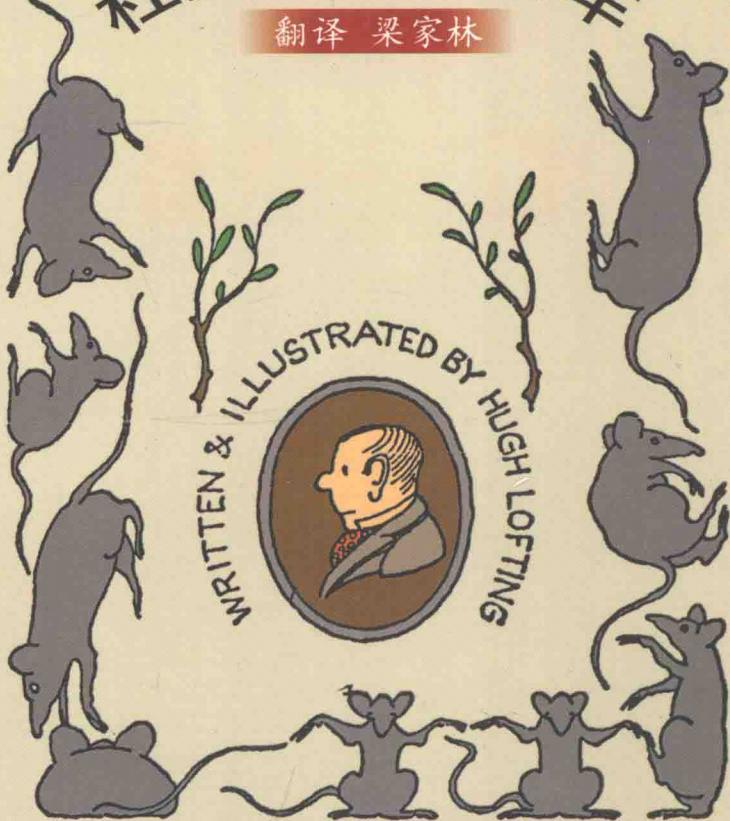


原著(美)休·洛夫庭

# 杜里特的故事丛书

杜里特的动物园  
杜里特的大篷车

翻译 梁家林



书海出版社

原著(美)休·洛夫庭

# 杜里特的故事丛书

杜里特的动物园  
杜里特的大篷车

翻译 梁家林



书海出版社

责 编: 刘小玲

复 审: 石凌虚

终 审: 杭海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杜里特的动物园;杜里特的大篷车/(美)休·洛夫庭著;  
梁家林译. —太原:书海出版社,2003. 8  
(杜里特的故事丛书)  
ISBN 7-80550-514-4

I. ①杜… ②杜… II. ①洛… ②梁… III. 童话  
—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712. 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0377 号

**杜里特的故事丛书**

杜里特的动物园

杜里特的大篷车

原著: [美]休·洛夫庭

翻译: 梁家林

\*

书海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0351-4922102

<http://www.sxep.com.cn> E-mail: sxep@sx.cei.gov.cn

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方正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1/24 印张: 10.667 字数: 286 千字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

ISBN 7-80550-514-4

---

G·490 定价: 15.00 元

## 译者序

《杜里特的故事》是在欧美盛行近一个世纪而不衰的大型系列童话。全书以杜里特为主人公，围绕他和他的一群动物朋友，作者写了 12 部童话。

杜里特原来是个给人看病的医生，因不喜欢与人交往，改行当了动物医生。他通晓动物语言。靠这个独特本领，他做了不少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

他身材矮小，其貌不扬，虽然学识渊博，却不喜欢与世俗社会来往。可是，这样一个不愿意也不善于在人类社会中交际的小人物，一进入他所喜爱的大自然中，到了他的朋友们中间，就好像立刻换了一个人，兴致勃勃，如鱼得水。时时表现出他超人的智慧和为帮助弱者而奋不顾身的精神，仿佛所有的飞禽走兽都需要他的照顾，所有的花鸟鱼虫都是他平等相处的朋友。

还值得指出的是作者通过故事的形式，有意无意地提出了应该珍惜生物品种，保护自然环境的见解。几十年前的作者能这样提出问题，今天看来，不能不佩服他的远见。

语言生动幽默，图文并茂，是这一童话的又一大特点。杜里特与动物之间大量的对话，时而写得活泼可爱、憨态可掬，时而写得一本正经、煞有介事，非常符合儿童心理，读来使人拍案叫绝。

翻译中我常常把译稿读给周围的孩子们听，他们都很入迷，时时发出开心的笑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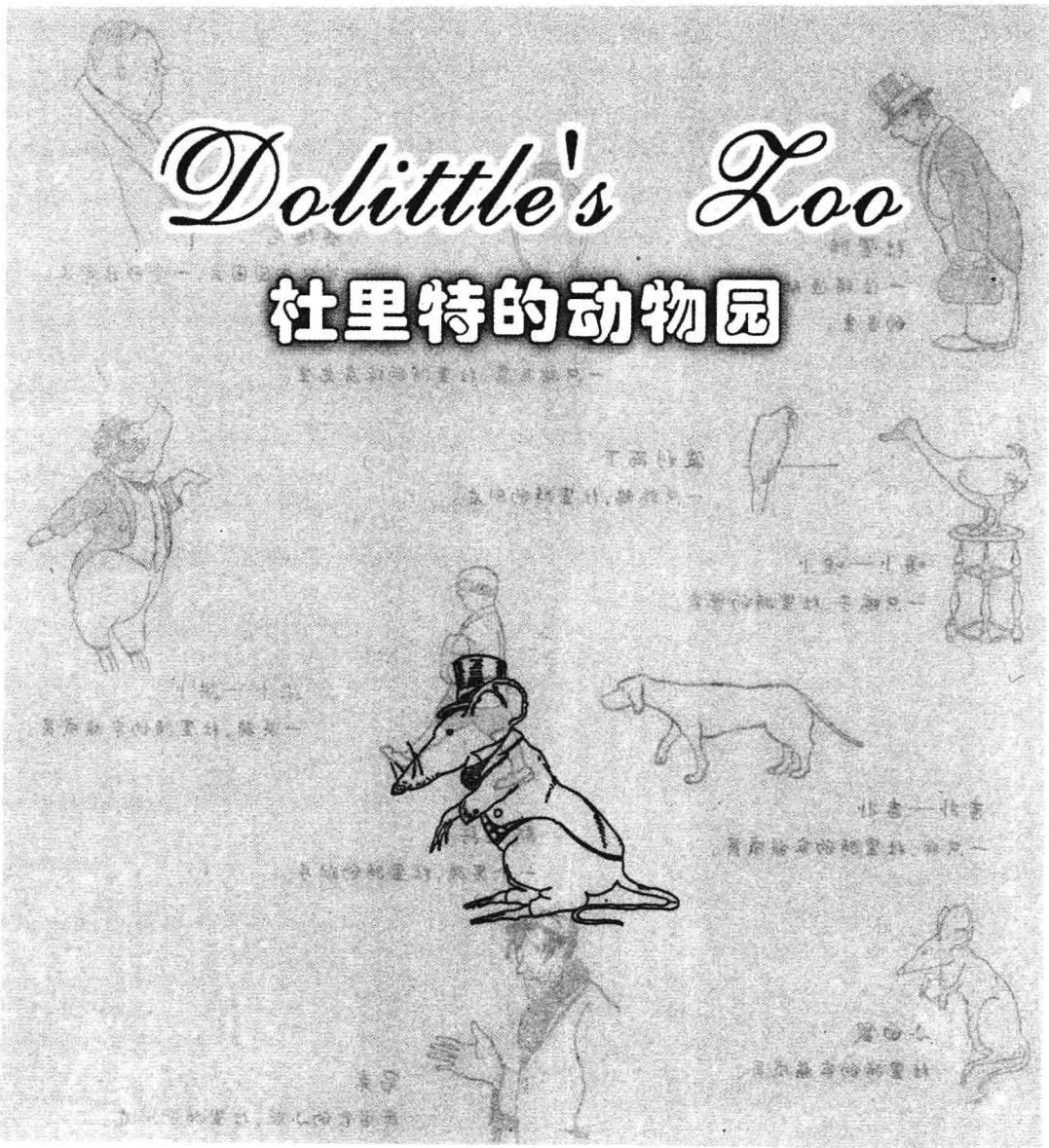
本书作者休·洛夫庭，1886 年出生于英国的麦登黑德。青年时代为了能外出历险，选择民用工程师为职业，在非洲西部和加拿大修过铁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过兵。在法国的战壕里开始自编自画连环画，寄给家中的孩子们，从而产生了“杜里特”的故事。由于作者早年是工程师，又有丰富的人生经历，所以他的作品知识性很强。在充满了幻想色彩的故事中，涉及的却是大量的地理、历史、生物、旅行等方面的知识。1919 年，作者全家移居美国。他的孩子偶然把书稿拿给出版商，于是《杜里特的故事》问世，并获得极大成功。第一部作品 3 年中重版 12 次，为出版界中罕见。作者欲罢不能，索性专门从事童话创作，并于

1922年获美国“纽伯里儿童文学奖”(Newbery Medal)，成为在欧美享有盛誉的作家。《杜里特的故事》畅销一个世纪而不衰，可与《安徒生童话》和《格林童话》相媲美。杜里特的形象还多次被搬上银幕和荧屏。

把此书推荐给我的是一位瑞士朋友。他说，“这是我小时候最爱读的书之一，在欧美各国，孩子们对它无人不晓……”在我工作的学校里，常有许多来自欧美国家的教师，一有机会我就和他们谈起这部童话。每当我说到 Dr. Dolittle(杜里特医生)这个名字时，无论对方是来自美国、英国还是新西兰、澳大利亚，也无论是男女老少，他(她)们的脸上几乎无一例外地立刻就浮现出一种会心的微笑！那情景，仿佛是一个中国人在某个遥远的国度里突然被问到了孙悟空、猪八戒一样。这部童话的影响之深远可见一斑。所以，《杜里特的故事》的翻译和介绍，应该说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梁家林

2002年于西安



## 主要人物



杜里特  
一位精通动物语言  
的医生。



哇—哇  
一只猫头鹰，杜里特的账房先生。



赛德尼  
荒穴庄园园主，一个邪恶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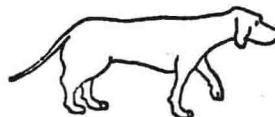
嘎卜—嘎卜  
一只鸽子，杜里特的管家。



波利兩下  
一只鹦鹉，杜里特的朋友。



拱卜—拱卜  
一头猪，杜里特的家族成员。



吉卜—吉卜  
一只狗，杜里特的家族成员。



斯大兵  
一个男孩，杜里特的助手。



小白鼠  
杜里特的家族成员。



马克  
真猫食的小贩，杜里特的朋友。

## 开头的话

<b>第一章</b>	1 来自嘎卜—嘎卜的口信 .....	7
	2 探险归来 .....	9
	3 惊喜的聚会 .....	13
	4 新动物园 .....	17
	5 动物城 .....	20
	6 又穷了 .....	24
	7 狗獾的牙齿 .....	27
	8 布嘟儿巴的黄金 .....	30
	9 鼠类文字 .....	33
<b>第二章</b>	1 新的学习 .....	37
	2 鼠类俱乐部 .....	40
	3 周月大餐 .....	43
	4 旅社鼠 .....	46
	5 舍生忘死的多疑 .....	49
	6 火山鼠 .....	53
	7 地心深处的响动 .....	56
	8 鼠类共和国 .....	59
	9 博物馆鼠的故事 .....	62
	10 笨人教授的杰作 .....	65
	11 监狱鼠的故事 .....	70
	12 执著地寻找 .....	74
<b>第三章</b>	1 马厩鼠的故事 .....	79

2 狡猾的恶魔寒鸦	84
3 荒穴庄园	88
4 火灾	92
5 皮盒子	95
6 看家狗	98
7 羊皮纸碎片	101
8 克林来了	104
9 荒穴庄园之谜	107
10 侦探克林	110
11 遗嘱找到了	112
12 秘密壁橱	114
13 小白鼠狂跑马拉松	117
14 我们会被捕	120

## 开头的话

“波利两下，你说，”我身子后仰，向椅背上一靠，咬着羽毛笔问，“我再写一本关于杜里特的传记，该怎么开头才最有趣？”

老鹦鹉用写字台上的墨水瓶当镜子，正在那儿照呢。它停止自我欣赏，严肃地瞥了我一眼。

“再写一本？”它大声问，“又要有一本杜里特的书了吗？”

“……是的。”我说，“我不是一直在写杜里特的生活吗？不过我……”

“我明白。”波利两下说，“我只是不大懂，出多少书，是由谁决定的？”

“这个嘛，归根结底，是公众吧。”我说，“我在问你呢，怎么开头好？”

“斯大兵呀，”它眯着眼睛说，“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杜里特经历的趣事太多了。应该删去哪些倒比加上哪些更叫人伤脑筋。眼看你斯大兵两鬓也有了白发，假如你想把杜里特干过的事全写下来，只怕写到我这把年纪，你也写不完。当然了，你写这本书，不是让所谓的知识分子看的。虽然我常想，迄今为止你是惟一接近杜里特且也能讲一口动物语言的人，你早就该写一本所谓的有知识分子味道的自然科学史，当然我指的是有用的知识分子。这种书或许可以放在将来写。现在呢，我们主要是在写一个伟人的生活，是啊，怎么开头呢？对了，就从我们坐在巨型海蜗牛的壳里重回布啷儿巴的地方写起，就是在大海深处旅行的那一回。”

“也好。但是我想，怎样增删，更难决定。哪些部分是最有趣的呢？”

“是的，”它说，“这的确是个问题，每当杜里特收拾他的黑包包，准备出去旅行时，我不止一次听到过他重复着相同的一句话：‘哪些带上，哪些留下？’面对着剃须刀，他就能犹豫半个小时：带上，还是不带？他说，一块碎玻璃就完全可以刮胡子。记得吧，你还学过用玻璃片刮胡子呢。他这个人最讨厌多带行李。一般来说，他不会带剃须刀。但是我和嘎卜—嘎卜总是怕玻璃划破脸，总是在出发前偷偷把剃须刀放进黑包包里去，就算他后来发现了，也没事。因为当初带了什么，没带什么，他早忘了。”

“是的，老是这样。”我说，“可是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呀。”

波利两下默不作声地想了一会儿。

“那你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它问。

“《杜里特的动物园》。”我说。

“嗯，”它沉吟着说，“那么我建议你应当尽快弄清楚动物园那一部分。但是首先呢，你最好讲一点关于你的旧事，你的双亲以及你们家的事情，那次离家，一走就是3年呢。虽说写你的私事未免带了感情色彩，但是人们都喜欢书里面有那么一点带感情的东西。我就认识一个老太太，她读书读得直掉眼泪时，总是……”

“我明白，我明白。”眼看波利两下又把话题说得走了板，我赶紧插话，“咱们，还是说咱们的事。”

“好吧，”它说，“我有个主意，你一边写，一边读出声来。如果哪块儿写得沉闷、不精彩，你就能觉察到——因为那样，我就会打瞌睡。我的年纪越来越大，吃了饭就困得睁不开眼，所以你想让我醒着听，就得想办法一直写得精彩有趣。稿纸准备足了吗？墨水瓶灌满了没？好，那就开始吧。”

于是，我拿出一枝新的羽毛笔，仔细地削好了笔尖，开始写作。

## 1 来自嘎卜——嘎卜的口信

一切都发生得很突然，回到家的医生只顾着自己高兴，连对海蜗牛说一声“再见”也给忘了。全靠这只海蜗牛载着我们穿越海底，完成了这次漫长而危险的旅行，把我们安全地送到了家的彼岸。医生叫我们等着，他自己再次跑向海滩。

与海蜗牛的告别，没有持续多长时间。

我们全体提着行李站在那里，注视着海蜗牛。浓雾遮去了它巨大身躯的一半，像座高塔似的背壳在漫漫的雾气中不断变换着形状。它就像这种环境的景致之一。长长的灰色躯体和它身下灰色的沙滩融为一体，随着全身肌肉自如、平滑而舒缓的运动，身躯巨大的它不知不觉地滑进了较深的水里，往前走，身子开始下沉，下沉……直到圆形的盖顶像一抹暗淡的粉红色，漂浮在毫无色彩的海面上；再接下来，它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我们大家转过身朝着陆地，朝着布嘟儿巴——我们的家走去。

“我想不出，家里的嘎卜—嘎卜有些什么吃的东西？”我们排成纵行，跟在吉扑—吉扑的后面，在潮湿的沼泽地里小心翼翼地往回走时，医生说，“但愿它有许多的好东西，我可是饿极了。”

“我也如此。”巴木波说。

这时，在潮湿而迷蒙的天空中，出现了两只美丽的野鸭子，它们弯了弯鼓起的翅膀，降落在医生的脚前。

“嘎卜—嘎卜让我们告诉你们快点儿回家，”它们说，“它等着你们呢。”

“天！”医生大喊，“它怎么知道我们回来了？”

“是我们告诉它的，”野鸭说，“这会儿爱尔兰海上在闹大风暴，正朝这边刮过来呢。我

## 杜里特的故事

们刚才就到内陆去飞，飞着飞着，就看见您从海蜗牛的大壳里登陆了。我们就先飞到您家，把这消息告诉了嘎卜—嘎卜。说到您回来，大家可高兴了，嘎卜—嘎卜好像正忙着晾亚麻布床单，它就让我们带了这个口信。它还说让斯大兵顺路到肉店去，捎回一磅香肠。另外，家里的糖也没有了，再就是还得买几根蜡烛。”

“多谢，多谢！”杜里特说，“多谢你们的好心。我会去买这些东西的。从上岸到现在，也就是不到一分钟，你们已飞了个来回，飞得挺快哟。”

“是的，不到一分钟。在飞行方面，我们野鸭都是一流的。”野鸭说。

“你们是否感到，下雨对于飞行有所不便？”杜里特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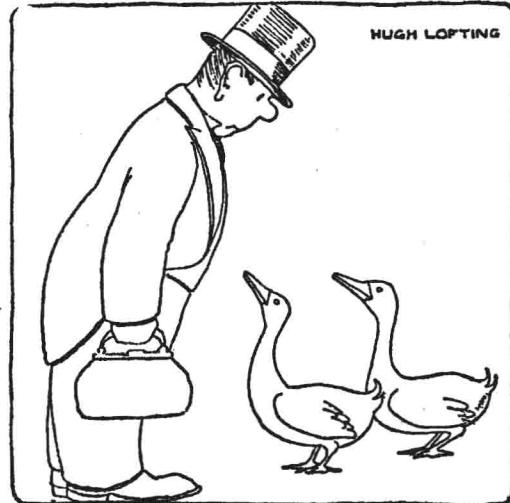
“不，下雨不怎么影响我们。”野鸭说，“虽然某些内陆鸟翅膀一湿就飞不动。当然了，总的来说，要飞得慢一些，因为空气本身也变得沉重了呀。”

“我明白。”杜里特说，“好了，咱们走吧。吉扑—吉扑，你来带路，你找坚硬土地的本领比我们都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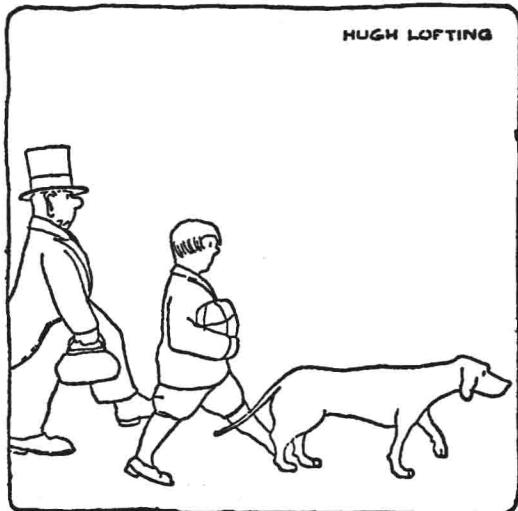
“听我说，伙计们，”看着野鸭振翅欲飞，波利两下对它们说，“医生回来的消息，不要急着传出去，好不好？他刚刚结束漫长而疲劳的旅行。你们知道消息传开会是个什么样子：附近乡下所有的鸟们就全都拥到后门来了，咳嗽的，感冒的，还有别的。还有的什么病也没有，硬装出个病来，作为前来拜访的借口。医生得休息休息，然后再开始接诊。”

“不不，我们不告诉任何人。”野鸭说，“起码今晚上不说。真的有许多猎鸟都打听他呢，谁也说不清他何时归来。以往他出门可没有这么长时间啊！”

“唉！”看着野鸭带着双翅旋起的呼呼风声消失在我们头顶上的雨雾中，波利两下自言自语地说，“我敢肯定，杜里特又得把他的日程安排分配给每一位可能遇到的沙鸥或是鹬鸟了。可怜的医生！不过话说回来，这就叫名气。但是我自己却还是不想当个医生……咳，这雨！斯大兵，让我钻到你大衣下面吧。雨水顺着我的翅膀直往下流。”



“嘎卜—嘎卜让我们告诉你们快点儿回家。”



吉扑一吉扑是个出色的向导

真是多亏了吉扑一吉扑这个出色的向导，否则我们想越过沼泽进城可不容易。时近傍晚，天色渐暗，海上的雾气像波涛一样不断涌到我们周围，把一切都遮盖起来，让你连鼻子下边的东西也看不到，只有从布嘟儿巴的教堂塔楼上传来的钟声告诉我们这是到了有人烟的地方。

但是吉扑一吉扑，凭着它那无与伦比的鼻子，在这种地方却是个绝好的开路者。沼泽像迷宫般沿着壕沟伸向四面八方，而这些壕沟现在已被正在上涨的潮水灌得满满当当，成了一条条小河。我们这些行路者有谁稍不留意，就会被阻隔到翻腾的水中而进退两难。然而吉扑一吉扑，它不受水老鼠的诱惑，像一个出色的领航员，掌握着安全的航向，通过一切艰难险阻，始终让我们的脚踩在坚硬的土地上。

最后，它终于带着我们走上了高大的土丘。土丘的旁边，就是布嘟儿巴河。顺着这条河，就可以走到老石桥。路边渐渐地出现了一两间小屋，说明城市已经不远。透过一团团漂浮的雾气，不时可以朦朦胧胧地看到湍急的河面上移动着的灰色帆船，那是海上归来的渔船，和我们一样，向着自己的家奔去。

## 2 探险归来

离城越来越近，老石桥上的灯光穿过灰色的雾团朝着我们闪闪烁烁。这时波利两下说：“医生，打发斯大兵去买香肠，您自己绕路走城外，是聪明的办法。如果让小娃娃们和狗们认出了您，您就一辈子也别想到家了。这您可明白？”

“是的，你说得有道理，波利两下。”杜里特说，“咱们从这儿拐弯朝北，然后绕到牛街。”于是，其他人和医生走了，而我一个人进了城。说实话，不能享受和医生一块到家的那

## 杜里特的故事

种感觉，我还真有点遗憾呢。不过我这边的另一番激动，弥补了一些我的遗憾。我独自一人大模大样跨过老石桥，感觉是一个探险家从异国他乡凯旋回到了家乡。啊，我斯大兵，鞋匠的儿子，在那个晚上所感受到的自豪，比发现了新大陆而归来的克里斯托夫·哥伦布还要强烈呢。

激动之外，还有一个小小的得意，那就是没有任何人认出我来。我好像天方夜谭中施了魔法的人，我能看见别人，别人看不见我。比起临走时，我又大了3岁。正是一个孩子往上蹿个子、像野草一样疯长的时候。我在不算明亮的路灯下朝肉铺走着，身边经过的人，我能认出一大半来。假如我告诉他们我是谁，以及最后一次从这条鹅卵石路上经过以后我亲身经历、亲眼所见的那些不同寻常的事，噢，他们还不知道要惊愕成什么样子呢！突然，我发现我自己又一次走到了河墙边上。那些年，我常常坐在这里，两条腿悬在河水的上空，呆呆地看着航船进出进，一任它们把一个孩子的幻想带到那些不曾去过的异国土地。

在商业广场的一家不大明亮的商店前，我看一个无论走到哪里，也不管看他的正面还是背面，我都能一眼就认出来的人——卖猫食的马克。出于好玩的目的，我想试试，看他是不是也认不出我来。于是我走到那店前，像他那样站在橱窗前往里看。过了一会儿，他回过头，也看了看我。啊！他没认出我，一点也没有认出来！太好玩了！接着，我就进了肉店。

我要了香肠。人家给我称了，包了，交到我手里。卖肉的是我一个老熟人。但他打量了一下我身上的破衣烂衫（我的衣服打着补丁，又短又小），再没表现出什么关注或者认出我来的样子。可是到交钱时，我才心里一沉，原来我口袋里仅有的钱，是两块西班牙大银币，这还是对波浪角的那次不友好访问留下的纪念。卖肉的看着西班牙银币，摇了摇头。

“我们这儿只收英国钱币。”他说。

“对不起，”我解释说，“我身上只有这些钱。您是不是没有零钱找给我？您瞧，这是上好的银币，一块至少值5个先令呢。”



身边经过的人，我能认出一大半来

“也许值吧。”卖肉的说，“但我不需要。”

卖肉的老板已经有些不耐烦，并且有点怀疑我的样子。我正考虑自己该怎么办，却发现这店里此刻除过我和老板，还有第三个人。显然他对这边发生的事情挺感兴趣。我转过身一看，是马克。原来他一直跟着我。

这一回，他的眼睛（就是不斜的那一只）吃惊地盯着我，有些认出来了。他突然冲过来，抓住我的手。

“这不是斯大兵吗？”他尖声说，“没错，这是斯大兵！长得高大英俊，恐怕连你亲娘也认不出你了。晒黑了，像个咖啡果。”

马克这个人，全城的商人他都认识，卖肉的就更不用说了。他常为狗们买骨头和碎肉。于是，他转身对卖肉的说：

“怎么搞的，阿尔福雷德，这是托美·斯大兵，杰克·斯大兵的小子呀！刚从外国回来的。阿尔福雷德，别怀疑，他不会欠账的。他是给医生买东西的。我来担保好了。斯大兵，你是和医生一块回来的，是吧？”他直勾勾地瞅着我，问，“不会是你一个人回来的，是吧？”

“不，不是。医生也回来了。”我说，“此刻他就在城里，平安无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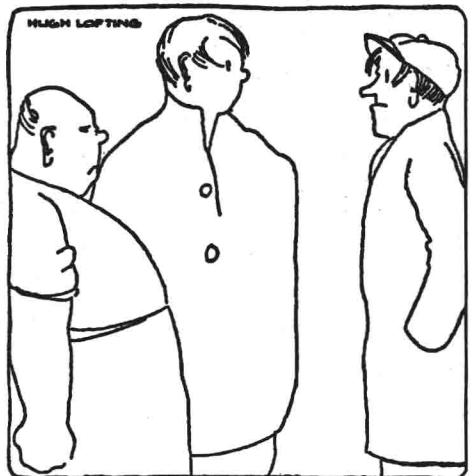
“那，你们是刚到的，是吧？”他说，“就是今晚，是吧？杜里特不管何时回来，我总是很快就能知道。”

“是的，”我说，“他这会儿正在回家的路上，吩咐我来为他买点东西。可是我的钱，全是外币。”

说这话时，我带着一种优越感，一副走南闯北见过世面的样子。我抬抬眉毛，不屑地看了那位像块石头似的肉铺掌柜。这种蹲在家门口长出来的脑子，怎么能指望他理解一个真正的冒险家的困难呢。

“好了，阿尔福雷德会把香肠给你的，没问题。”马克说。

“当然当然，没问题。”老板看看我的气派，满脸堆笑地说，“虽说我的确没法找钱，这你



是马克

## 杜里特的故事

也了解。可是,早点告诉我你是谁,肉是给谁买的,那我二话不说。就赊给你了,尽管杜里特这个人,他的信用并不是最好的。接着这肉,请转告医生,就说他能安全归来,我很高兴。”

我高傲地答了一声:“谢谢。”

然后,我一手夹着包,一手被马克紧挽着,向街里走去。

“你知道,斯大兵,”我们朝牛街走着,马克说,“不管哪一年,杜里特从外面回来,他到的第一个夜晚,我就在欢迎他,从也不例外。他从不告诉我他回来。真的,我明白他希望谁也不要看到。但尽管如此,我却总是在他进城前一个小时就知道了,并立刻出现在他的面前,表示欢迎。真见了面,他也就不再嫌我,并且还挺高兴。上次分手到如今,你们一定见了不少稀奇古怪的事,遇到的惊险也一定多得不得了吧?”

“是的,马克。”我说,“我们见到的,比原来想像的、希望的还要多。我们带回的笔记本,能装一独轮车。此外还有一批草药收藏品,是一个印第安博物学家收集的,极有价值并且十分奇特。而且,马克,你想不到吧,我们是坐在一个超巨型海蜗牛的透明外壳里,由它驮着,沿着海底从大西洋彼岸一路爬着回到了家里。”

“唉,”马克说,“医生他经历的奇事怪事,真是数不胜数。可是他周游四海的逸闻趣事,我已经不打算再讲给别人了。有个名叫‘红狮’的酒吧,以前我常在那里给人们讲述杜里特的故事——比方说在晚上,人们想听故事的时候。不过最近我已不讲了。杜里特精通动物语言的事,人家根本就不信,讲了有什么用处?”

我们在牛街已走了 800 多米,离医生家不远了。天很黑,但周围的大树及树篱上,不时传来鸟儿们扑棱扑棱的振翅声和它们的呢喃低语。天气还很冷,此刻的英国除了冬候鸟,很少能见到其他鸟。可是在那个著名的大花园包围着的小屋子外边,却已聚集了上千只鸟儿,等着欢迎了不起的杜里特归来。它们准备在那里守夜,为了一大早能见他一面。

走上台阶时,眼前的情景使我想到,杜里特所享受的那种独特的声望和友谊,与世俗



“人们根本就不信,讲了有什么用处?”